

战争往事

——抗日战争胜利半世纪祭

尤凤伟 著



战争往事

抗日战争胜利半世纪祭

尤凤伟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往事:抗日战争胜利半世纪祭/尤凤伟著.-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5

ISBN 7-02-002409-2

I.战… II.尤…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126 号

责任编辑:王 小 高贤均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199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50

定价 13.00 元



作者简介

尤凤伟，山东牟平县人，1943年生。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作品计有二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山地》、《诺言》、《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命通道》、《生存》等。其作品多次获奖，并有多种文字的译本。

目 录

生命通道	1
五月乡战	103
生 存	182
远去的二姑	258
姥爷是个好鞋匠	269
后 记	275

生命通道

第一章

战争至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始见到曙光。日军在中途岛、瓜岛和所罗门群岛连连失利；中国战场，中国军队继浙赣战役大捷，紧接又取得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毙敌五万六千余。这次大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首次大惨败，致使日军自开战起一直保持的海陆空优势宣告消失，从而转入防御。第二年年初，日军又有数个师团在华南战场被歼。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惊呼：“局势严重，需要吾人做最大之努力，本年可谓决战之年。”然而语出不久，日军又在鄂西、常德二战场失败，八万余兵员战死。是年，美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等地转入反攻，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海上交通被切断，使南洋一带近五十万“南方军”陷入孤立无援之境。为此，日军大本营意识到在中国大陆打开一条与南方军的通道刻不容缓，于是要求中国派遣军抽调五个师团转用于太平洋方面，支援南方军；另以五个师团就地集结，作为日军大本营总预备兵力。然而由于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至年底，日军扼守连接千岛群岛、小笠原、巽地和缅甸这一环形所谓“绝对国防圈”未取得成功，防线出现严重薄弱。于是又下令中国派遣军自一九四四年春从华北、武汉、广东分别开始进攻作战，击破国民党中央军，先行占领黄河以南、京汉铁路南段以及湘桂、粤汉两铁路沿线重要地区。这便是有名的被秘称为

“一号作战”的军事方案。为确保其“一号作战”的有效实施，日军大本营决定，给中国派遣军增加兵力，除可以重新使用预定调出的那五个师团外，又于一月至三月间下令新编十一个独立步兵旅团。其中两个旅团在日本本土编成，八个旅团在中国关内的滋阳、正定、汾阳、济南、宜昌、南京、安庆、阳泉编成，另一个则在关外铁岭编成。日军大本营命令，在日本本土编成的第八、第九旅团以及在铁岭编成的第十一旅团必须于四月底五月初抵达指定地点，并立即投入作战行动。

四月中旬某天，由北野俊太郎率领的第十一旅团先遣队从辽宁半岛横渡渤海。由于船只原因，大部队在海边扎营候渡。按通常的原则，旅团司令应与大部队一起行动，但北野少将行前对彼岸战场形势做了深入研究，认为先遣队登岸后凶吉难测，便执意随先遣队一起行动，以应付事变。

那是一个晴朗的白天，蔚蓝的天空与蔚蓝的海面在前方连成一片。季节已是春日，海风尚透着寒冷。被临时征用的“九州丸”货船在海面平稳航行，高悬桅端的太阳旗在风中呼啦啦飘扬。这是一个惬意的时刻，兵士们在甲板上各行其事，尽情欢娱，时而响起悠扬的歌调，时而又响起为比赛摔跤助威的呐喊；北野旅团长则与几名军官站在船舷射击绕船飞翔的海鸟，迎着枪响一只只海鸟坠于波浪之间，然后衣物状向船尾漂浮，直至消失于视线之外，而另一批饥饿的海鸟则不知死活地前仆后继，于是又赢得新一轮枪响。这次军事调动以一种海上旅游的方式进行，无论对于最高长官还是普通士兵俱感到十分振奋，如同进入忘我境界。直至望见前方一抹黑色的地线，方意识到又逼近厮杀不已的战场，心情顿时黯然。

先遣队在一个叫龙口的码头登上陆地。曾考虑“九州丸”是

一条非武装货船，在有一个大队日军驻守的烟台上岸比较安全。但北野研究过的情报中特别强调烟台至铁路线间的莱阳、海阳一带有民兵游击队布设的范围辽阔的地雷区，不易通过，于是不得已改在龙口。按照预定计划，先遣队登地后不在此等候，独自向半岛腹地深入，线路是经招远、平度、昌邑到潍县，在潍县等候大部队的到来，然后乘上火车西行南下。从总体上说，这道宽阔的走廊属日军控制范围，尚属安全。

部队在龙口宿营，稍事休整，第二天一早出发西行。

渤海连接着两块地面，同时又连接着两个季节：那边冬的寒气尚未褪尽，这边田地里的麦子已接近黄熟，热浪阵阵，老百姓光着膀子在地里干活；北野的部下还穿着厚重的棉衣，扑身而来的燥热与潮湿使人人感到不适，得病般头晕、恶心、浑身乏力，步履艰难。如此捱过一日，第二天却又是另一副光景：阴云密布，不久大雨滂沱，兵士们棉衣湿透，负重如裹铁甲，在雨水中蹒跚行走，状如蒙人之舞蹈。尔后又雷电交加，声色俱厉于天地之间，忽而如当顶降落，忽而又如从一方横扫而过，惊人心魄。又捱过一日。再一天又换个晴日。雨后之日格外红艳，悬在头顶一个劲儿向下烤晒，地面蒸腾起一片黄浊雾气，雾气中散出一股熏人的恶臭，令人窒息，如同置身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坟场，北野的兵士备受煎熬。偏偏祸不单行，许多人又染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足疾，如同被哪样毒虫叮咬般红肿，疼痒交加，行军时苦不堪言。军医们加紧诊治，却因不明病困难以下药，一筹莫展。北野本人倒平安无事，但作为肩负使命的最高长官，骑在马上望着如蝼蚁之动的队伍，一腔怒火无从发泄，只将眉头锁紧。

这天天黑，队伍在一座村子宿营。北野的司令部占了村中的一座祠堂。祠堂有一个很大的院落，一株古柏挺立在院子正中，郁郁葱葱。这时晚霞已快褪尽，天空一片灰暗，成群的乌鸦

在这灰暗中穿梭飞翔，发出“哇哇”的凄厉鸣叫。

开过晚饭，北野叫人传来军医队长高田中尉，又叫来翻译官卜乃堂。这二人一起站在灯光下，反差甚大。高田军医三十四五模样，身材适中，面皮白净，卜乃堂却生得高高大大、浓眉大眼。一个似书生，一个似武夫。其实卜乃堂也念过大书，虽也是三十几岁，经历却甚为复杂。

北野先问高田军医足疾是否还在继续蔓延。

高田军医答说是。北野面呈怒色，叱责说：“帝国军人自应各尽本分，兵士打仗杀人，军医治病救人，天经地义，可你们对区区小疾却束手无策，成何道理？”

高田军医无言以对。

北野又转向卜乃堂说：“卜，你是中国人，难道就没见识过这般害人疾病？”

卜乃堂摇摇头，说：“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方水土上患病，怕只有这方水土上的医生才能医治。”

北野似有领悟，说：“你的意思是找本地医生给大日本军人诊治？”

卜乃堂点点头说：“是。”

北野想了想，说：“卜，你去找一个中国良民来。”

卜乃堂应声走出祠堂，不一会儿带着一个五十几岁的村人进来。北野便开始盘问，卜乃堂在中间翻译。

北野问：“这村里有医生没有？”

村人说：“没有。”

北野又问：“四下的村庄里有医生没有？”

村人仍说：“没有。”

北野勃然大怒，脸色极难看。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少尉军官拔枪抵住村人的脑壳，一阵叽里哇啦。

卜乃堂翻译说：“皇军不相信你的话，没医生难道你们得了病就等死不成？皇军说你不是良民，故意与皇军作对。他说你今天不讲出个医生的下落，就毙了你！”

那村人吓得浑身颤抖，说：“离这儿八里的苏家泊有一位老中医，只是年岁大了，早就不出来看病了。”

北野问：“这是不是说谎？”

村人说：“全是实话。”

少尉这才收起枪，北野转向高田军医和卜翻译官下达命令：“立刻让这人带路赶往苏家泊，将老中医找到带回。”

二人不敢怠慢，赶忙从军中挑出一拨健壮兵士，匆匆钻进黑沉沉的原野之中……

大约就在北野少将带领部下登上“九州丸”那一时刻，苏家泊老中医苏子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归于黄泉。那个被北野审讯的村人并没有说谎，苏老中医确已染恙多年，连本村人都极少见他那身着蓝布长衫的瘦长身影。

大约也就在北野的军队在龙口登上了陆地的那刻，苏老中医的儿子苏原带着年轻的妻子回到苏家泊。他回得迟了一步，探病变成了奔丧。苏原是苏老中医唯一的儿子，在青岛一所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做外科主治医生。

在苏原回到家之前，他的几个姐姐姐夫已先他从各处赶来。另外还有一些本家亲朋帮忙张罗，丧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苏老中医七十而终，也算是寿终正寝，是喜丧，因此整个殡丧过程没有过浓的悲哀气氛，如同大家齐心合力安排老人做一次离家远行。苏老中医躺在灵床上，十分安详，只等着儿子回来为他入殓。只因未看老父生时一眼，苏原内心很是悲痛。苏原的妻子牟青是城里女子，不谙乡俗，苏原只能一样样教她，比如怎样

叩头，怎样啼哭，以及如何与各等辈份的亲朋叙礼。牟青是聪慧女子，凡事一点即明，无庸赘述。只一天过去，一切均做得恰如其分，赢得婆婆和众多亲朋的满意。按照苏老中医生前的嘱咐：战乱年月，丧事一切从简，不请吹鼓手吹打，不请僧人做功德，灵柩在家不可超过三日。苏老中医在世时，家人未曾违背过他的意愿，临终之言更是遵照不悖。于是便在苏原回家的第二日将老中医安葬于苏家茔地。也就是在这一晚，日军军医高田和翻译官卜乃堂来到苏家泊。

他们将苏原和他的妻子从家里带走。

离开苏家泊大约是晚上十点钟光景，天上悬挂着半轮月亮，照得远远近近的山峦朦朦胧胧。夜风太冷，抑或还有惊吓，苏原的妻子牟青浑身嗦嗦发抖，苏原脱下自己的外衣给妻子披上。在离家之前，苏原曾强烈要求留下他的妻子，让他一人跟他们去。但没被容许。日本兵按惯常战术兵分两队，苏原和牟青被夹在两队中间，还有高田军医和卜翻译官。一路上所有人都缄口不语，默默行走，只有脚步声向四方传递。这条路苏原从小到大走过无数次，可在这样的深夜走还是头一次，他感到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恐惧，为自己，更为妻子。

在远远望见日军宿营的那个村子黑黝黝的轮廓时，忽然听到了枪声，开始很稀疏，转瞬便密集起来，枪声在静夜里显得很尖利、很刺耳。枪声来自村里，同时又看见爆炸的火光。这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所有人都惶惶不安，队伍停止了前进，在原地等待事态的明朗。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枪声停息下来，爆炸声也不再，惟见一两处房屋在燃烧，火舌舔着阴冷的夜空。队伍又开始前进，速度增加了许多，快到村子时，几乎变成了跑步。

进了村，只见街上呈一派战斗过后的景象，被打死的日本兵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收尸。受伤的在呻吟叫骂，医务人员一边包扎一边指挥兵士抬往临时救护所。着火的房子天灯般照耀着街上的情景，没有人救火，也见不到一个老百姓的踪影。

高田军医和卜翻译官没在街上耽搁，带着苏原夫妻急匆匆地赶到北野所在的祠堂，北野正在大发雷霆，斥骂几名站得笔直的军官，军官们一面“哈依哈依”地接受训斥，一面不失时机地推卸着自己的责任。苏原读大学时修过日语，他听出的事体是：刚才的战事是遭受从泽山上下来的一股抗日队伍的夜袭。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了村子，先摸了村西的岗哨，然后冲进村，对正在睡觉的日本兵开火，乱打一通，等日军清醒过来，游击队已经撤走。日军只在村口抓到两名伤了下肢的游击战士。日军伤亡惨重。

北野挥手退下军官，余怒未息。高田军医正要向他报告苏家泊之行，这时从外面急匆匆进来一名少尉军官，向北野报告说抓到的两名游击队员已自杀身亡。北野愣了一下，说捆绑了怎能自杀？少尉说他们互相咬断了手腕上的血管，岗哨在月光下发现从屋里流出一道红亮的溪流，很是诧异，开门查看，这时俩人已死。少尉报告完，在场的人都不再说话，包括愤怒不已的北野。苏原尽力保持平静，做出什么也没听懂的模样，而心里却是十分惊骇。作为一个医生，他清楚这种自杀方式是多么惊心动魄而又不可思议，只有充满视死如归勇气的人才能实施并达到目的。苏原嗟叹不已。过了一会儿，高田军医开始报告苏家泊之行，请示北野如何处置。北野目光不善地打量了这对中国夫妻一眼，说先关起来，天亮再说。

天亮后苏原和牟青再次被带到祠堂院里，高田军医、卜翻译官已在。北野的情绪仍很严峻，但打量他们的眼光已不像昨

夜那么凶狠了。他好像明白过来这一男一女不是他的俘虏，相反倒有求于他们。他问他们可用过早餐，卜乃堂翻译给他们听，苏原回答他们夫妻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北野停了停随之说昨晚的事你们都亲眼目睹了，游击队不宣而战，向进入睡眠的皇军进行袭击，造成惨重伤亡，中国人不讲战争规则，是有失文明的行为。苏原听着心里愤然不已：真正不讲规则有失文明的是你们这伙侵略军，在中国，在朝鲜，在珍珠港，你们发动战争哪回是有宣而战？看来北野很善谈，还在滔滔不绝，说苏原君你是中国人，中国医生，你必须好好给皇军将士治病，将功补过。苏原这才明白北野大说中国人搞突然袭击不讲战争文明的目的，是要说服作为中国医生的他只有乖乖地给日本军人治疗才是替中国人将功补过之举，才符合他的所谓战争文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强盗逻辑。苏原早已成竹在胸，决不给这伙强盗医治。他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问题只在医术是否高明。我虽然读过医科，可在战争年月，兵荒马乱，并没学成什么，所以十分惭愧。希望你们赶紧另请高明，否则耽误了治疗我担待不起。北野听了卜乃堂的翻译，脸色变得阴沉，说苏原君无须客气，你出身医学世家，又读过专科，怎会是庸医之辈？快快随高田少尉去给将士们治疗，要真耽误了治疗，却是罪责非浅。苏原已觉无话，心想不妨敷衍一下，再相机脱身。

苏原和牟青随高田军医、卜翻译官以及肩负看守职责的少尉走出祠堂，向日军病员宿地走去。行走中牟青陡然察觉侧方有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她，那是卜翻译官。狗汉奸！她在心里骂了一句，低下头去。

村街很静，空荡荡的街面上残存着斑斑血迹，散发着腥气。着火的几幢房屋还在冒烟，风将烟柱歪向一边，如同巨人头上竖起的粗黑发辫。

为便于诊治看护,这些病员被集中起来,分住两处,一处为军官病员,另一处为兵士病员。他们先往军官宿地。这是位于村头的小学校,一圈杨树围起的院落,一拉溜七、八间平房。这时太阳已往上升起,光芒透过杨树梢头射进院子,暖洋洋的。这伙穿军官制服的病员三三两两坐在屋前台阶上晒太阳,有的躺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床铺上,哼哼唧唧,满脸的苦相。高田军医首先让院里的病员脱掉鞋袜,给苏原诊看。苏原做出查看的样子,俯下身,盯着一只只肿得红亮的脚。此时他对病情已明了于心,当他站直身子,高田军医询问要否再去兵士病员宿地诊看,苏原说没有必要,见一知百。于是他们重返祠堂。

这时北野已离却祠堂,据勤务兵说旅团长亲自去通信班接收上面发来的电报。其实是无需他亲自去的,通信班每回收到电报都是跑步送来。看来情况有些异常。过了一会儿,北野回来,脸色十分难看。他与卜乃堂叽里哇啦讲了一通,苏原听得的意思是上面责怪他的先遣队行进迟缓,鉴于这一带诸样不平安因素,第十一旅团滞留于辽宁海岸的大部队暂按兵不动。这一局面对身任旅团长的北野来说无异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卜乃堂向他报告了苏原医生去病员宿地诊看的情况,北野问结果如何,卜乃堂说还须旅团长亲自询问才是。北野遂点点头,转向苏原一笑,笑得十分勉强,说苏原君为部下诊治,不胜感激,请问此奇异足疾可用何方何药治疗?待卜乃堂翻译之后,苏原答:日军将士所患足疾甚是蹊跷,以前在书本上和临床医疗上对此种病例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因此难断病因;更难下药医治。卜乃堂将这番话翻给北野听,之后又加上一句自己的见解:我看他说的并不可信。苏原听得明白,因此在心里对卜乃堂无限痛恨。北野显然是赞成卜乃堂的,继续对苏原说:苏原君之言难圆其说,难道你们本地老百姓的脚是铁石所铸,从来不生病疾?惟独我们

外来的日本人注定倒霉不成？苏原听了心里格登一声，心想倒真叫这个不懂医学的北野言中，这种足疾确是一种外乡症，实由水土不服引起，本地百姓自然不是铁石之足，也生足疾，但不是这一种。对比起来，这由水土不服引起的足病倒不难医治，他的父亲便有十分奏效的药方。他说北野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生天地间，俱吃五谷杂粮，俱经雨雪寒暑，哪有不生疾病之理。问题是对病疾的态度大相径庭。我们中国人崇尚养生，崇尚自然，注重以自身的精血来抵抗病疾的侵蚀，许多情况都是不治而愈。我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是不尊重科学，而是更贴近医道本质的一种超然态度。北野听了卜乃堂的翻译后，冷笑一声，说，想不到身为医生的苏原君竟倡导什么不治而愈，滑稽之至。如真是这样，像你苏原君干医道行的人不早就在中国绝迹了吗？话说回来，你们中国人怎么想怎么做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感兴趣，可我不能叫我的部属躺在地上等什么“不治而愈”，我要前进，要完成使命，你懂吗？你必须大大地为皇军效力，你懂吗？！苏原不再说什么，心想这个北野俊太郎可有点不好对付。

当苏原与北野的对峙接近尾声，北野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向苏原摊牌。他让卜乃堂给他好好翻译，他口气平和却杀机显见，他说道，苏原君，从总体上我理解你的心理，岂只是你，世上人人都希望生活于理性与道义之中。在中国，在我们日本，关于教导人如何认识如何行为的金科玉律如出一宗，如同地上的高山河流平原湖泊在太阳底下显现得清清楚楚。可是苏原君你不要忘记一点，太阳不会永远不落，真理也不会永远放光，人告诫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虽一切都明明白白；可在理性的法则面前人们又不知所措。苏原君，你知道人实际上是生活于什么中间呢？是选择。人除了亲生父母不能选择之外，其余的都可以选择，如求学、求亲、求职等等无不存在于人的选择之中。就以我

为例,高中毕业我选择了武学堂,进入陆军后我选择了安堂知子做了我的妻子,战争之后我选择进入中国派遣军而不是日本大本营……是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决定了人的命运。人有时候面临两种选择,有时候又面临多种选择,而最困难的选择是生还是死。我现在要指出的是你此时此刻面临的选择,不言而喻,你的选择将是由我强加于你,这种强加事实上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必须让你给我的部下治疗,别无其他。那么我将怎样地强加于你,这就是你此刻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果在和平时期,我的强加或许会有所节制,比如让我的士兵抽你一顿鞭子,赶走了事。可现在是战争时期,战争使目的变成惟一,又使选择变得极端。这没有办法。下面我将开诚布公地指出我将加强给你的几种选择,当然前提建立在你仍然拒绝为皇军效力的基础上。我将阶梯式实施如下:一,着人强奸你的妻子,对此我的士兵将乐此不疲。二,完事以后便一点一点肢解她的身体,看她是否如你所说会不治而愈。三,当着你的面将她活埋入土。四,我将命我的十名士兵从不同角度将刺刀刺进你的胸膛。苏原君请你原谅,即使我有耐心也没有时间,如果时间充裕,我会给你提供更多更多的选择,但是不成,我确实没有时间,这你知道。现在请你苏原君听清也请你相信,作为大日本帝国一名将领,我决不食言,我将依照刚才所说的顺序实施,不得到你改变主意的答复,决不中止。

当苏原将自己的治疗方法说给北野,北野瞠目结舌,尔后又勃然大怒,说苏原“恶劣”的药方是故意侮辱大日本皇军。他决不接受。卜乃堂赶紧相劝,说中国诸多民间偏方十分玄妙,有的也确实“恶劣”,但偏方治大病毋庸置疑。苏原只是听着,不加任何解释。他倒希望北野拒绝用他的药方治疗,那样他就不用担

为日本人效力的坏名声。细想想，他供给的药方当属北野所认定“恶劣”的那一类。不是别的，是当地男爷们的一泡热尿，将尿直接淋在患者的脚上。在民间，尿历来被视为一剂药物，童子尿自不必说，庄稼人在地里收割，一旦有了创伤，便立刻往伤口上撒尿，可止血，也可消炎。北野部下的足疾既然是外乡病，那么当地人的尿自然便算得一味药了。身为日本人的北野对这些孤陋寡闻，自然会怀疑苏原是不良用心。事实上苏原在说出这个药方时心里确充满报复的意愿。

卜乃堂的话总算起了作用，北野从暴怒中平静下来，他在心理权衡，或者说选择，他万万不曾想到在自己强制苏原做出选择后不久苏原又以另一种方式强制他进行选择：要么拒绝治疗（后果是他的部队继续陷于瘫痪）；要么接受治疗（后果是他和他的部属无论其肉体还是精神都将浸泡在中国人臊臭的尿液中）。这种选择对堂堂大日本帝国的一名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十分艰难的。

北野做出接受治疗的决定这一刻，心里升腾起对苏原无以复加的仇恨。“治不好死了死了的！”北野咬牙切齿的话用不着卜乃堂翻译苏原也听得明明白白。

日本人采集“药方”的过程使村子的百姓再度陷入惊慌中。昨夜的战事刚过，尽管村里人确实没有参与对日本人的偷袭，但还是挨家挨户被搜查了一遍，许多男人被打，许多女人被强奸，最终日本人还觉得不解气，又硬是指定了几个“嫌疑犯”，将他们关押起来，凶吉未卜。

日本兵将村里所有男人一齐赶进离河不远的学堂里。

整个治疗过程由高田军医负责，他让所有患足疾的军官和士兵在学堂院子里站成一排，命他们脱下鞋袜，绾起裤角。关于治疗的方法，事先已在他们中间传开。这正应了中国一句俗语：